

嘉峪关太有名了。太有名的嘉峪关，及至见面，才知道竟然是酒泉钢铁公司的代称。所谓的嘉峪关市，市民中占绝大部分者均为酒钢职工，换一种说法，是先有酒钢，后有嘉峪关市。

现代文明促进了古代文明，一种古怪的公式。事实上确实如此。我们来到嘉峪关市，住在酒钢宾馆，先参观酒钢，继而游览古迹，耳畔钢铁的碰撞声尚在轰鸣，眼前又浮现出古长城风貌。嘉峪关有长城博物馆，长城资料又多又齐全，而且整个博物馆就仿佛一座长城的敌楼，端的由形似而神似。进得博物馆，满眼是长城遗迹、长城故事，由古代书简到弩机，直到点燃狼烟示警的燃料。一层一层端详，攀登楼梯似登古长城，而“长城内外，惟余莽莽”的感觉油然而生，一时间忘记了是参观长城还是浏览博物馆，个人在这历史的伟物面前，禁不住地小了许多。

嘉峪关让你百感交并。大西北永远的苍凉雄浑，一点点挤入你的躯壳，略一思付，就想起汉唐气象，想起李广、霍去病的武功，李白、王昌龄的文采，你无法走出这特定的氛围。到嘉峪关前，先走山丹，一座小小的县城。山丹也有一座博物

嘉峪关下

高洪波

馆，展出的物品极特殊——由一个新西兰友人个人捐赠的三千多件珍贵文物，齐齐地陈列在三层楼内，这位友人名叫路易·艾黎，终生以中国为故乡，以收藏文物为唯一嗜好。山丹曾是他建立“培黎学校”的所在，在这所学校中艾黎生活了近十年的光景，1943年至1953年。十年西北生活，使艾黎深深爱上了这块土地，故将毕生所藏文物悉数捐赠，我粗略一观，仅就玉带钩这一专项而言，当得上国内罕见。此外还有大量精美的瓷器、青铜器，以及清代几位名人的大幅画像，如肃亲王豪格、孔四贞、刘墉及乾隆十公主画像等。刘墉即民间传说的刘罗锅，一位智慧人物型的廉吏，他的画有阮元题款，殊珍贵。孔四贞画像极大，貌如男子，凶悍霸蛮之气跃然纸上。而乾隆十公主，则貌蔼蔼然如一老妇人。这批画像疑为不争气的后人所售，因为明摆着是供奉于神龛上的神轴，是乃祖宗的遗像，而非艺术品。只不知艾黎是如何购得的。

山丹有长城，且有汉、明两道长城遗迹，两道长城傍城而过，山丹就

在这历史的交汇中显现了别一种怪异的魅力。如果有收藏雅好的人，走一遭山丹，探访一下路易·艾黎富可敌国的惊人收藏，实在是一种缘分。

小城山丹过后，就是著名的嘉峪关了。

在嘉峪关住宿两夜，两夜均有巧遇。先是晚饭后散步，见街头围着一群人，有高亢的秦腔声自人群中扬起，便挤过去瞧热闹。原来是几位乡间艺人，手拉胡琴，在卖艺清唱，唱的是《斩秦英》。

两位年轻女子，脸色黝黑，正走着想象中的台步，唱到兴起处，头发猛然一甩，便耍得一阵叫好。一曲唱罢，有一大半小子手端盘子来四下敛钱，众人均三五角钱掷入盘中，与我们同行的一位女诗人古月却随手放入一张五十元的大票。小伙子一愣，继而一喜，这已是他们每日收入的一多半。场内立起一老汉冲古月鞠躬，让她点戏，古月却匆匆逃去，其实对秦腔她一窍不通，只是为乡村女子卖力的表演所感动而已。

第二夜大家约定去吃西北风味手把羊肉，说已与摊主谈妥，9时后即到，同行数人到得那处小吃摊前，那一家人正翘首以待，以为我们言而无信——盖因晚到一小时，一大盆羊肉他们正准备自行消耗，故见到我们一群食客自然喜不自胜。送上作料之外，又赠一瓶白酒，摊主为回族，极年轻的一对夫妇。吃肉饮酒之余，大家共叹西北民风淳朴，因为昨晚仅只是口头约定，一无定金二无住地，这对夫妇居然认真买羊屠宰烹煮。一直等到深夜，吃肉时电灯突然熄灭，两小口擎出几支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下，我们尝尽了嘉峪关下手把羊肉的美味，也品到了大西北人的真挚品性，虽为商贾辈，亦殊难得。

嘉峪关下有一大块石

头，以小石击之，鸣啾有声，类燕子，俗称燕子石。我出于好奇，随意击打数下，果然声音清越，在城墙凹角溅起回声，与春燕翻飞衔食育雏的音色相类，啾啾唧唧，给人一种春意盎然之感。不知是何时何人发现此石，更不知是哪一人首先由击石声联想起燕子的鸣叫。拥有这种想象力的人，应是理所当然的诗人。

无名但有声的诗人。大西北的嘉峪关，雄浑苍茫之中，又蕴涵着如此之多的细腻深沉，不参透这些，怎能了解大西北？匆匆一走，浮光掠影，长城是永远的，自然也说不完道不尽，一如中国的古代文明，故而我只拣有意味的印象一一列出。真正的大西北，显然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展现的，好在大西北有贾平凹与周海，他们是那方土地上的当之无愧的燕子石。



夜光杯

有一位专门研究智力开发的专家把如何具备风度归结为三点：行为、沟通能力和着装。所谓行为，这里强调的是庄重，或许也带一点高傲——这种庄重和高傲来自于家学渊深的

风度和网络风度

周炳掇

自信，足以使人遇事不慌，在面临困难抉择时举棋若定。庄重的人也会动感情、流泪、表示同情等，但会表现得很有度，不会失态。

人的沟通技能极为重要。把自己的观点有效地表述出来是成功人士必须具备的能力，而有风度的人一定是能够在脱稿的情况下把自己要表述的东西非常简洁、非常有说服力地说出来。肢体语言、眼神接触、用稳定而不夸张的

感到疲惫。当火车行进到夜里时，这种疲惫感到达顶峰。我想我可能要体会到马是怎么站着睡觉了。

就在这时，高大的列车员叔叔好像一把火炬照见了。我不记得他是怎样把我从座位上叫出来，又怎么拎上我的

一大包行李，只记得他走在我前面，一路拨开人群，把我带到了补票

车厢的列车员工作卡池里。

“小姑娘，你就在这儿待着。”他说。

这个四周围着挡板的工作卡池也就四个座位大小，可在人山人海的包厢里，却显得无比宽敞。随后，他扔给我一件铁路职工的大衣，那件大衣之大，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无疑是给我盖了一个帐篷。

补票的人来来去去，老火车晃悠悠，我在这帐篷底下，安然一夜。半夜想起母亲说过火车上到夜里有小偷，专掏睡着人的口袋。一睁眼，看到身上大衣肩膀上的铁路徽章，再看到四四方方的挡板，又什么也不担心了。



我踏进门，她看到我笑了，又眯起眼朝我上下打量了一遍，而后递过来一双拖鞋，转身的时候，我听到她轻轻地一叹，极轻。

坐定下来，她跟我讲起了她最近看的电视剧，见我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又说，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不大看电视剧的，那么我讲几桩好白相的事体给你听听。

依晓得，我爷过去在北京做事，侬娘是北京人，我生在北京，所以小辰光不会说上海话。我有个阿哥要比我大十多岁，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有一年放了暑假，他回想老家上海看看，我就缠着要一道去。那年我六岁，到了上海怕陌生，就整天跟在哥哥边上，哥哥哥哥不离口，亲眷们听到了，就跟我讲，依是北京话卷舌头，要把舌头扳过来也蛮难的，但是我吃饭练，上马桶也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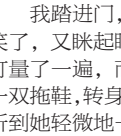
见我笑了起来，她又说，我再跟依讲讲好笑的事体。

侬宅上有个美珍，比我小两岁，从小在纱厂上班，没有读过啥书，但是她很看重读书人，有一次让我陪伊去照相馆拍张照，伊想拍照时腋下夹本书，我就把阿哥的一本英文书借伊用一用。美珍长得白净，穿一套凡士林蓝布旗袍，剪个短发，样子蛮像大学生。拍好照回来乘电

语音语调等都会使讲话者增色。

着装放在最后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实际上着装是一个“过滤器”，是风度的第一个测试项目，任何人没有过着着装这一关，就已经出局了。男士如果衣冠不整，何来风度？女士的失分则往往在于穿着过于性感，带有挑衅性。现在，办公室的着装要求越来越放宽，比如在旧金山硅谷的一些高科技公司，穿着邋遢的“小混混”随处可见，对于女士来说要保持风度就更是一种挑战了。

保持风度不容易，而始终如一地保持风度就更难了。试想，你或许能够在每个星期一精力充沛、风度翩翩，到了星期五下午，是否依然如此呢？在人群



车，她仍夹着那本书，后来快下车时，那本书被旁边人碰到掉了下来。那个绅士打扮的年轻人就把书拾起来交给美珍，说了一声 sorry！美珍满脸通红，下车时跟我说，阿姐，这个人流氓，自己碰到了我，还说我骚来……

她讲到这儿，我大笑起来。她说，后来我告诉美珍这声 sorry 的意思后，她就开始了拼命学识字，过了几年新中国成立，她参加扫盲班很积极，后来她文化越来越好，没过几年就当上了厂里的工会主席。

她见我一直笑着，接着又给我讲了第三个故事。

讲的是她的一位老友吉伯伯，学生时代就参加地下党，那年在运动中被诬陷遭批斗，押上台时，其他被斗者都低头弯腰，只有他一个人昂首挺胸，被人揪下一次头就抬一次头，结果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回到家照样和太太开玩笑。太太问他，今朝哪能？他说蛮好，太太嗔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还蛮好？他说，人还囡囡，没有吃到花生米（子弹）总算好，不过么现在依最好弄点花生米来拨我搭搭老酒……

这个讲故事的人是我九十五岁的老妈妈，我因为手受伤后疼痛难忍，那天我胳膊上吊着绑带上门去看她，她就给我讲了这几个故事。她说这种痛的滋味我是扛过的，但你要多想想开心的事，思想要转移，多笑笑，毛病就好得快。真的，沉浸在老妈的故事里，我身上的痛感好像轻了。想想那么年纪的老人还在给我上课，自己还是有福的。那么就听从老人家的教诲吧，多想想那些坚强的人，那些对命运不屈服又乐观洒脱的人，安安心心养伤，等待康复吧。

故事疗伤

徐慧芬

诗四首

华振鹤

初春日香雪海访梅

含香挂雪万千珠，梅海行吟欲醉时。
邓尉坐看风展浪，人间仙境差相如。

春分

啼鸟一声唤晓光，和风含润拂清芳。
闭门忽觉春将半，户外山茶斗靓妆。

杂感

日涉小园百事消，万千过往皆秋毫。
雪泥留迹飞鸿去，总算人间走一遭。

为自摄《高楼晚眺》题照

风光最是夕阳斜，淡淡霏烟村落霞。
红染远天妆大地，晚晖现处自无华。



庆丰收（中国画）胡爱萍

春天来了，一天比一天想要出门去旅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想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仿佛走得越远，越能追上自己青春时的背影一样。出去旅行的时候，坐飞机的次数越来越多，坐火车的机会越来越少。一年多来，更是一次火车都没坐过。偏偏地，当北京的阳光终于有了点春日的暖意，不动声色地晒到我家阳台上那盆萎顿一冬的鸳鸯茉莉上，把那单薄的花瓣照亮起来时，我忽然想起来以前坐一趟火车的事。

那恰是青春年少的好时候。有一年，我18岁，刚上大学，是个寒假。赶上父亲在武汉工作，春节不能回家，我正在初初成人的兴头上，一意孤行地告别母亲，随着节前去探班的父亲同事，硬生生上了从重庆去武汉的绿皮火车。去的路上容易，等到武汉，自然有将我从小宠到大的父亲带着我满武汉地去看，去吃，去玩耍，去古琴台看知音树，去归元寺抽上上签，去黄鹤楼跟前看座位前立着“三十元一首”纸牌的诗人，去稀罕武汉春节前特有的满大街挂着的腊鱼排子。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我总是尽兴的，即使是冬天，也觉得

日日有阳光拥在肩头上。可转眼要过春节，我答应母亲要回去过年，这是她不容触碰的底线。没想到的是，原本计划要和我一道返渝的叔叔因为有事改了主意，我不得不独自踏上返程的火车。

那是2000年的春运火车，我第一次独自一人

的火车之旅。父亲把我

和一张硬座车票一起送上火车。临开车前，他在站台上找车厢门口的列车员借了火抽烟，我坐在车厢里，从车窗远远地望着父亲的身影，一点真实感都没有。

当火车开动起来之后，真实感来了。拥挤不堪的车厢，行李和人仿佛都没了原有的形状，一个座位能挤着坐上三四十个人，头上的行李架，脚下的座位底，都塞满了变形的人和变形的行李。我虽然有座位，却被挤得仿佛站在座位上一样，和座位之间的连接只有脚掌那么大一块地方。我的行李离我隔了几重山，想拿件衣服也难如攀高。

18岁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沮丧，只

左 曠

春天里想起了一趟火车

下车时，列车员叔叔让我别跟其他人挤，安生生等到最后。我终于好意思跟人家道声谢，列车员叔叔摆摆手说：“不用谢。你爸爸送我一条烟，嘱咐我关照你的。”临走了，他又说：“我女儿比你小，刚10岁。”

你从小久候的母亲欢天喜地接到了我。一回首，火车空了，我的第一次独立旅途就此结束。这个春节，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没有父亲在身边的春节。七年以后，我的春节里再没了父亲。

而今，又一个春节已经过去，又一个春天默然降临。我给鸳鸯茉莉浇完水，想着和18岁时的那一趟火车，已经隔了千里万里，而那件有着亮铮铮铁路徽章的大衣，那个从车窗里望见的模模糊糊的身影，也已陪我走过这许多年了。

春光正好，是该出门去旅行了，去多远都行。

十日谈

心里的春光

责编：殷健灵

亲爱的，你需要口罩吗？请看日本栏。